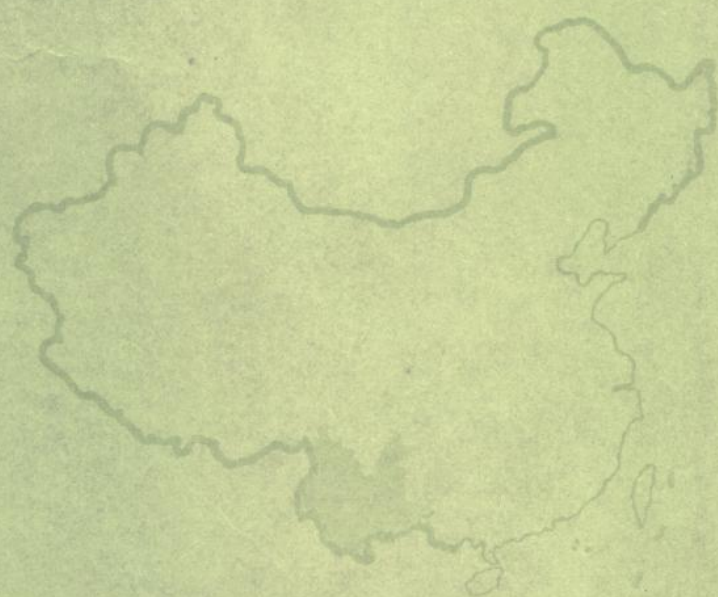


雲南各族古代史略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初 稿)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昆明

· 内 部 发 行 ·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

(初 稿)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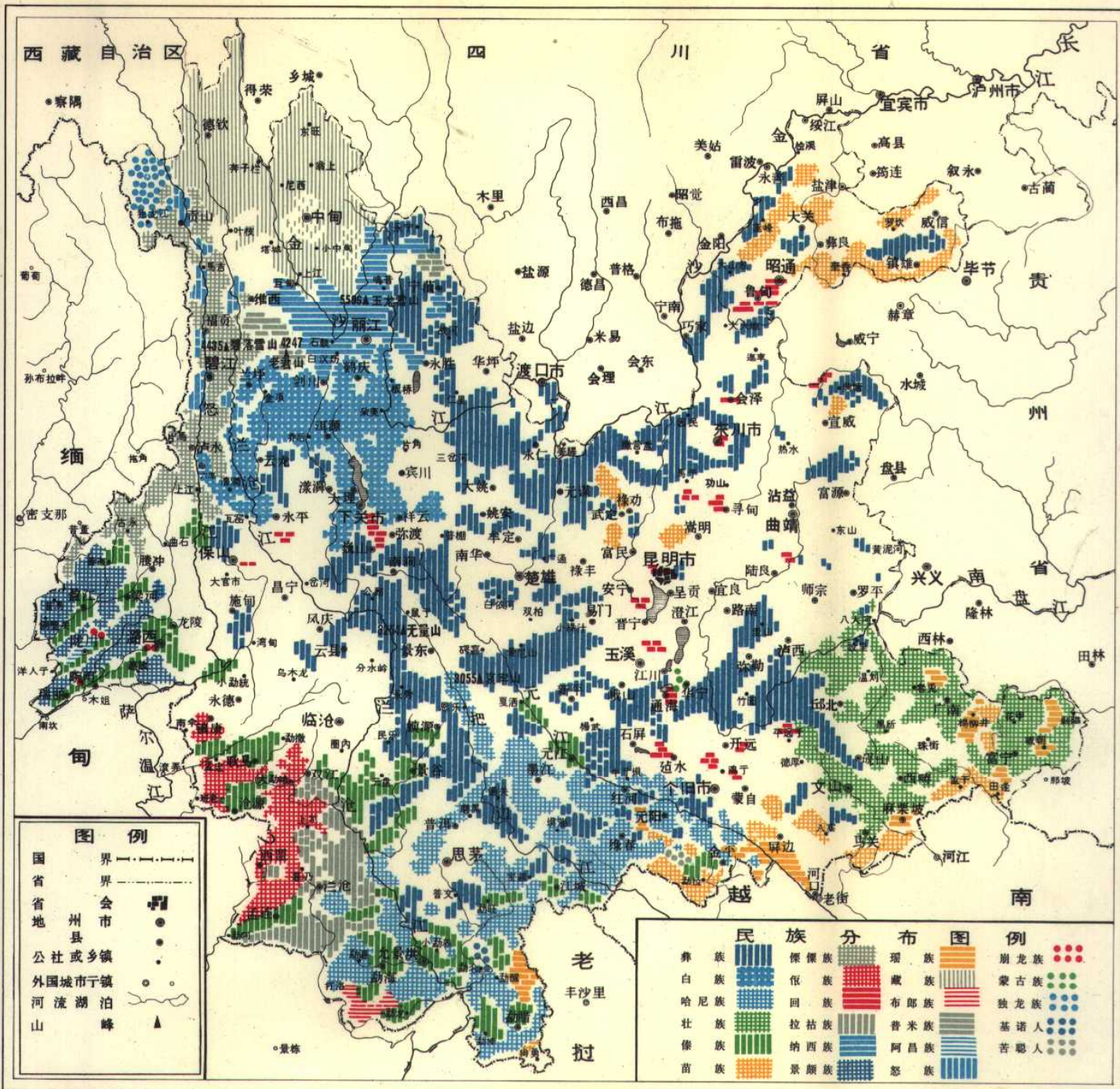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6.5 插页: 14

1977年6月第一版 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其中精装330)

统一书号: 11116·44 定价: 四元三角

云南省民族分布示意图



说明：①云南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省分，几乎每一个县都有少数民族。限于版面，本图主要表示大片聚居的民族分布，分散杂居者难于表示。②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比汉族少，但由于多居住山区，分布面积广。

目 录

云南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代绪论·····	1
一、远古时期的云南·····	13
二、庄蹻入滇·····	20
三、秦开“五尺道”和“置吏”·····	26
四、西汉益州郡的设置·····	29
五、滇池地区奴隶制的发展·····	36
六、新莽时期僰人大起义·····	45
七、东汉永昌郡的设立·····	48
八、“昆明”等族的抗暴斗争·····	52
九、诸葛亮安定南中·····	56
十、宁州大姓的反晋斗争·····	63
十一、南北朝时期爨氏势力的发展·····	68
十二、隋和唐初对云南的经营与南诏的兴起·····	72
十三、天宝战争与南诏统一云南地区·····	79
十四、南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	84
十五、南诏的“佃人”制和奴隶农奴起义·····	88
十六、宋代“大理”的封建制和农奴起义·····	95

十七、忽必烈平“大理”与舍利畏起义	103
十八、云南行省的建立	108
十九、封建割据战争与红巾军入滇	112
二十、明代的土司制度和“改土设流”	117
二十一、军民屯田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130
二十二、麓川土司叛乱的平定	139
二十三、大西农民军在云南	147
二十四、吴三桂割据势力的覆灭	156
二十五、清初的“改土归流”	161
二十六、明末清初云南矿冶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166
二十七、清代前期云南各族人民大起义	175
云南历史年表	189
云南历代建置表	207
云南少数民族简表	246
本书参考资料	255
云南古代史书目简介	675
云南重要碑刻录文	707
后记	732

插图目次

图一 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图	卷首
图二 云南新石器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	15
图三 庄蹻入滇路线略图	23

图四 江川李家山出土铜戈·····	24
图五 昭通出土“蜀郡”铁器·····	27
图六 传世的“益州太守章”封泥·····	32
图七 西汉云南地区郡县设置略图·····	33
图八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籍田”出行图和献粮图·····	37
图九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放牧图·····	38
图十 晋宁石寨山青铜贮贝器上奴隶纺织场面·····	40
图十一 晋宁石寨山出土图画文字铜片·····	41
图十二 晋宁石寨山青铜贮贝器上杀人祭祀场面·····	42
图十三 晋宁石寨山青铜器上羽舞图·····	43
图十四 新莽时期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略图·····	46
图十五 东汉昆明人哀牢人起义图·····	53
图十六 传世的朱提堂狼铜洗·····	55
图十七 诸葛亮南征路线略图·····	59
图十八 姚安晋墓墓砖·····	64
图十九 爨龙颜碑碑阴题名·····	69
图二十 唐王仁求碑·····	75
图二十一 唐初两爨六诏地理形势图·····	77
图二十二 南诏德化碑残字·····	82
图二十三 南诏行政设置简图·····	83
图二十四 南诏有字瓦·····	92
图二十五 大理行政设置简图·····	96
图二十六 丽江九河出土高和墓砖·····	101
图二十七 忽必烈进军大理路线图·····	104
图二十八 舍利畏起义地区图·····	106
图二十九 红巾军进军云南路线图·····	115
图三十 明代云南土司设置略图·····	120
图三十一 明胡誌墓碑·····	144
图三十二 大西军铸造的钱币·····	148
图三十三 大西军作战路线图·····	152
图三十四 昆明金殿·····	157
图三十五 清代(1840年以前)云南省“改土归流”地区示意图·····	164

图三十六 清代云南冶铜作坊	170
图三十七 清代中叶云南各族人民起义略图	187

彩色图版目次

壹 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战国——汉）

- 1.滇王金印
- 2.青铜贮贝器上奴隶纺织场面

貳 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战国——汉）

- 1.青铜贮贝器上杀奴祭祀场面
- 2.青铜贮贝器上纳贡场面

图版目次

壹 1.元谋猿人牙齿化石

- 2.路南出土的打制石器
- 3.滇池地区出土的有肩石斧
- 4.洱海地区出土的半月形石刀

貳 元谋大墩子出土的陶器和装饰品（约公元前13世纪）

- 1.鸡形壶
- 2.小杯
- 3.骨制装饰品
- 4.石制装饰品
- 5.瓮棺

叁 1.元谋大墩子出土的炭化稻粒（约公元前13世纪）

- 2.剑川海门口出土的铜器和范（约公元前12世纪）

肆 祥云大波那出土文物（战国）

- 1.铜棺
- 2.铜鼓

伍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战国——汉）

- 1.牛虎铜俎
- 2.铜枕

陆 江川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战国——汉）

1. 猎鹿饰牌
2. 猎猪饰牌
- 柒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 (战国——汉)
 1. 凤鸟纹农具
 2. 鱼尾形斧
 3. 吊人矛
 4. 钺
- 捌 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 (战国——汉)
 1. 鹿形铜饰
 2. 房屋模型
- 玖 沧源崖画 (汉)
- 拾 昭通孟孝琚碑 (东汉)
- 拾壹 昭通霍氏墓壁画 (东晋)
- 拾贰 曲靖爨宝子碑 (公元405年)
- 拾叁 陆良爨龙颜碑 (公元458年)
- 拾肆 盐津县袁滋摩崖 (公元794年)
- 拾伍 “南诏中兴二年画卷”的一部分 (公元899年)
- 拾陆
 1. 大理三塔 (南诏)
 2. 剑川石窟 (南诏)
- 拾柒 “大理”时期三十七部会盟碑 (公元971年)
- 拾捌 凤仪发现的汉文写经
 1. 安国圣治六年 (公元908年) 的《护国司南抄》
 2. 保安八年 (公元1052年) 写经
 3. 保天八年 (公元1136年) 写经
- 拾玖 “张胜温画卷”的一部分 (公元1180年)
- 贰拾 元世祖平云南碑 (公元1304年)
- 贰拾壹 明代农民控告沐庄霸占水利碑 (公元1573年)
- 贰拾贰 清觉罗琅玕平彝碑 (公元1803年)

云南各民族的由来和发展

——代 绪 论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今天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各族的祖先都是我国的历史民族。我国现在共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其中主要或部分居住在云南省境内的有二十一个，约一千万人，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他们是：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佤族、回族、拉祜族、纳西族、景颇族、瑶族、藏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崩龙族、蒙古族、独龙族；还有苦聪人、基诺人等。其中除藏、回、普米、蒙古、苗、瑶等族进入云南的时间较晚外，其余都是云南境内最早的居民。

从语言系属看，在汉藏语系中，有属于藏缅语族彝语支的彝语、哈尼语、纳西语、傈僳语、拉祜语等，属于白语支的白语，属于藏语支的藏语，属于景颇语支的景颇语，还有属于这个语族而语支尚未确定的怒语、独龙语、阿昌语、普米语等；有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壮语和傣语；有属于苗瑶语族苗语，瑶语支的瑶语。孟高棉语族佤崩龙语支的佤语、崩龙语和布朗语，一般认为属于南亚语系。蒙古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但在云南的蒙古族已改操彝语。回族操汉语。在上述语系语族中，藏缅语族语源于我国古代的氐羌语，分化为以滇僰（汉代）、叟、爨（东汉末至唐初）、白蛮（唐、宋）为主的白语支，以“昆明”（汉、晋）、乌蛮（唐、宋）为主的彝语支，以寻传（唐、宋）等为主的景颇语支；壮侗语族语源于古代的百越（粤）语，分化为僚、越、掸（汉、晋）、金齿、白衣（唐、宋）等为主的壮傣

语支；孟高棉语族语源于古代的濮语，在云南境内分化为以濮（汉、晋）、朴子、望（唐）为主的佹崩龙语支和布朗语支。这三个语族是古代云南境内最早的语言族属。

少数民族分布地区占全省总面积三分之二，主要居住在边疆和腹地的广大山区。如果把斜贯省境的元江作为一条边疆和腹地的大致分界线，江的东北部的云南高原，称为腹地，是汉、彝、白、壮等族的聚居、杂居和散居地区；其中汉、白、壮、回、纳西、蒙古等族多住坝子，彝、瑶等族多住半山和高山，苗族多住高寒山区，藏、普米等族住于西北部的高原。元江的西南部为边疆各民族聚居区；其北部横断山脉纵谷高山地区居住着傈僳、怒、独龙等族，其南部地势扩展地带的河谷地区居住着傣、阿昌、崩龙等族，山区居住着景颇、布朗、拉祜、哈尼等族。省境内这种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垂直分布局面（图一），既反映了几千年来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开发和保卫祖国边疆的团结互助关系，又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长期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毛主席指出：我国“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元谋猿人和各地旧石器遗址表明，在人类的童年时代，云南境内就有原始人群活动。遍及全省的多种多样的新石器文化，就是自古以来云南居民族属复杂的反映。而云南新石器文化既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点，又能找出它和内地新石器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

四千多年以前，我国黄河流域的夏部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商王朝继之而起，号令多方，形成中心势力。这时我国西南辽阔的土地上，活动着羌、卜、越三个大族群。自殷、周以来，这三个族群各自分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氏族、胞族和部落，并且越来越频繁地参加全国的政治生活。

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亦称氐羌，是分布于我国西方从云南北半部经四川西部到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的游牧民族。相传黄帝的幼子玄嚣（青阳）继位，长子昌意从黄河流域南下“降居若水”（今雅砻江），娶蜀山氏的姑娘，生了颡顼。虞族、夏族、周族都是他的后裔。彝语称黑为“若”，“若水”就是黑水。雅砻江（诺矣江）、金沙江（泸水）、澜沧江（兰津）、怒江几条大江，都有黑水的意思，都是因古代氐羌族群曾居住过这几条江流

域而得名。华夏族传说，帝俊的妻子“浴于甘渊”，生了十个儿子；又说“尧生十子”。古代“昆明”人的“九隆”神话也说：有一妇人在水滨触一沉木，生了十个儿子，沉木化为龙来要儿子，九个儿子都吓跑了，只有最小的一个不怕，骑在龙背上，后来当了王。战国时楚国也流传着“水滨之木，得彼小子”的类似神话。这种幼子继承制，可以追溯到“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水经注·若水》）而传位于幼子的故事，解放前仍保存于彝语支和景颇语支的一些民族之中。这些传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内地和边疆各族之间的古老联系。

古代史家司马迁、扬雄等都说夏禹是羌人。商朝曾多次镇压羌人的反抗。羌人参加了周武王伐纣之役和周成王的成周之会。战国秦献公时，北方的一部分羌族南下到今大渡河、安宁河流域，与原来分布在这一带的氐羌族群会合，它们是今藏缅语各族的主要来源。氐羌族群的一支僂（音帛，bó）人，分布于今川西南、滇东北以至滇中的平坝地区，构成今白族来源的一部分。

卜即濮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西南（包括今云南、贵州、四川以至江汉流域以西）的许多不同部落称为“百濮”。古代把元江称为“仆水”（濮水），就是因它流经濮人居住地区而得名。百濮的情况比较复杂，是许多个族的总称，其中显然包括云南最早的土著居民孟高棉语族各族的祖先部落在内。传说卜人曾向商王朝献“短（矩）狗”，向周王朝献丹砂。有人认为这些卜人就是云南的濮人。直到明、清时期，仍规定顺宁（今凤庆）的蒲蛮（布朗族）以“矮犬”（短狗）为贡品。云南的濮人主要分布在滇南和滇西南，与僚人相错居。

越（粤）是古代分布在我国南方沿海的一个族群，称为“百越”。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周王朝曾命楚成王“镇尔南万夷越之乱”。《管子》一书已提到我国东南沿海到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民族分布，其中巴、牂牁（音脏柯 zāng kē）、雕题、黑齿等族，有的接近云南，有的在云南境内。

毛主席指出，我国“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论十大关系》）云南周围上述羌、濮、越三大族群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多年中原地

区的社会大变革后，陕西和四川的部分“羌”人融合于秦人和蜀人，江汉以西的濮人多融合于楚人和巴人，东南一带的越（粤）人大部分汇合于华夏族。这时，居住在云南境内的部分羌、濮、越人，由于距离内地华夏族地区较远，仍各自保持着他们的语言文化上的特点。其中羌人后来分化成为藏缅语族各族，一部分濮人形成孟高棉语族各族，越人则是壮族和傣族的祖先。

春秋末到战国时期，云南大部分地区处于“编发左衽，随畜迁徙”的原始社会，滇西和滇中的个别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开始向奴隶制过渡。战国时，云南分别从属于蜀、楚两国。相传最早的蜀王叫作杜宇，生于朱提（今昭通），“教民务农”，娶朱提梁氏女为妃，“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其后保子帝“雄长僚、僰”，控制了滇、川、黔边境的僚人、僰人居住地区。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取巴，楚国也从黔中向滇东南地区发展。约在公元前286年，庄蹻率领数千楚国农民起义军到达滇池地区，同当地居民融合，控制了滇东地区。前285年，秦蜀郡太守“取笮及其江南地”，笮在今四川雅砻江两岸的盐源、盐边一带，其“江南地”当在今云南丽江地区至楚雄州一带，控制了滇西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了包括今云南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代曾修筑从四川通往云南的道路，并在云南境内设置官吏，为西汉普设郡县和移民屯田创造了条件。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史记》和两《汉书》称为“西南夷”，《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称为“南中”。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氏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随着社会的发展，“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9页）这时，西南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族名。以滇池为中心，在滇中和滇东北地区有滇、劳浸、靡莫、僰、叟等部落；在滇西地区有嵩（音髓，suǐ）、昆明、斯榆（叶榆）、桐师、嵩唐、哀牢等部落；在滇东南和黔西有夜郎、句町、漏卧、且兰等部落；在滇北川西南有邛都、徙、笮都、摩沙夷以至川西北和甘肃南部的冉駹（音莽，māng）、白马等部落。它们有的是族名，有的是地名或“国”名。大体说来，滇池的西北和东北多为氏羌聚居；在滇南、滇东南和滇西南的“南域”，多为百濮和百越交错杂居的“闽濮之乡”。汉、晋时期，活跃于云南腹地的主要是氏羌族群中居住和平坝的滇僰、叟、爨和居住

在山区的“昆明诸种”或“昆明之属”。

西汉时，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滇、劳浸、靡莫等“同姓相扶”的各部落，组成部落联盟，称为“靡莫之属”，其中以滇为最大。滇部落与其东部的夜郎部落和北部的邛都部落已进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生活。

滇又称滇僰，意为滇地的僰人。僰是“羌之别种”，史称氏僰（亦作羌僰），当为氏羌族群中的氏人。僰人分布在四川西部的称为邛僰或西僰，在云南境内的称为滇僰；而在滇东北的僰道（今宜宾），则为秦时的“僰侯国”所在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曾大量掠夺当地的僰人为奴，“渐斥徙之”，部分与汉人融合，以致汉初的僰道已无僰人了。秦汉之际，滇池地区与内地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滇东北的僰人居住地区。“县有蛮夷曰道”。僰道是秦汉通往僰道县以南的云南僰人地区的经营据点。秦、汉修“五尺道”和南夷道，都以僰道为起点，向南延伸，经滇东北直达滇中地区，沿途都有僰人居住。《华阳国志·蜀志》说，从会无县（今会理）渡泸（金沙江）得堂狼县（今会泽、巧家），是“故濮人邑”，濮古读如僰，《史记》、《汉书》称“滇僰”，《华阳国志》作“滇濮”，濮当作僰。僰字从人，被称为“夷中最仁，有人道，故字从人”，应理解为他们吸收了较多的汉文化。西汉末年，朱提（昭通）的僰人已修了“千顷池”，种植水稻，冶铜技术较为发达。今云南江川通海至石屏一带是西汉的胜休县，是僰人的聚居区，王莽为了镇压僰人，把它改为“胜僰县”。公元一世纪初，僰人首领若豆、孟迁起义，击败了王莽派来的二十万大兵，可知滇中是僰人的主要聚居地区。新莽上距汉武帝设益州郡约一百年，在这段时间内，历史上没有僰人大量迁入滇中的记载，说明僰人原来就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西汉设益州郡后，“靡莫之属”和“滇王”不再见于史册。“滇国”式微而滇人之名亦随之消失，滇中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反抗新莽的“僰”人，当不是偶然的。

东汉末到三国时，滇东和滇中地区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而在这段时间内，历史上也没有关于民族大迁徙的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说：“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这段记载与《史记·西南夷列传》：“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于是以为益州郡”，所指的时间和地点完全相同。西汉的劳浸、靡莫、滇人，《华阳国

志》的作者常璩认为是叟人。原来以僰人为主的滇东地区和朱提郡，这时也尽称叟人，而僰人之名也很较少见于记载了。叟又称氏叟、羌叟，与僰称氏僰、羌僰一样。南中叟人主要分布于滇中滇东及四川西昌一带，与秦汉时期僰人分布的地区大体相同，说明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近亲或继承关系。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说：“古印文有汉叟邑长。……叟邑，汉蜀夷地名。”1936年在昭通曾发现“汉叟邑长”铜印。“叟邑长”是叟人中的奴隶主，亦称“叟帅”。三国时号称“叟帅”的一些大奴隶主发动叛乱，为诸葛亮所讨平。叟人集中的味县（曲靖）取代滇池（今晋宁县晋城），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两晋南北朝是云南境内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时期。滇东的大姓和“叟帅”联合四川同族氏人成汉政权，反对晋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使东汉时经济文化一度颇称发达的滇东北变为丘墟。这时居住在那里的大部汉族屯民和叟人迁到滇中以至滇西地区，所谓晋民或“入永昌”，指的就是此事。在这次各族联合反晋斗争中，夷汉互相结为“遑耶”（亲家），汉人进一步融合于叟人，迁至曲靖以西直到洱海东岸的广大平坝地区。叟人有姓氏。南中的叟人成为后来唐代白蛮的组成部分。宋代“大理”的白蛮贵族高氏自称是三国时越巂“叟帅”高定的后人。

公元339年（东晋咸康五年，成汉汉兴二年），南中大姓霍氏和孟氏火并，同归于尽，蜀汉时期南中“四姓”之一的爨氏势力壮大起来。爨氏出于氏叟，史称“爨氏”。立于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的建宁郡同乐县（今陆良）《爨龙颜碑》，把爨氏统治区分为“东西二境”。曲靖以西的西境到北周时称为“西爨”，境内居民多是汉族屯民与叟人的融合体，称为“熟蛮”。（《隋书·梁睿传》）西爨地区是爨氏贵族的统治中心。《爨龙颜碑》自称“系出于半”，“半”是楚姓，可见爨文化是庄蹻“王滇”后滇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见于汉晋记载的滇僰、叟、爨，不过是居住在同一地区内的居民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而已。

关于汉晋时期的“昆明之属”或“昆明诸种”，是云南境内人数最多和分布最广（主要分布于全境山区）的一个羌人集团。《华阳国志》把氏羌泛称为“夷人”或“夷种”，而称“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昆”即“昆明”人，他们是氏羌族群中人数最多的一个支系，故称为“大种”；又因为

他们分布最广，遍及南中各地，所以说“南中曰昆明”，举“昆明”以概括与之相近的僇、邛、笮等同族部落。西汉时分布于金沙江以南滇池以西“地方可数千里”的“僇、昆明”人，还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原始公社时期。他们多次阻断了汉武帝求通身毒（印度）的商道。东汉初，刘尚渡泸击“昆明诸种”反叛，追至不韦（施甸）。东汉王朝在“昆明”人居住的洱海和保山地区设西部都尉，后改永昌郡，管理这一带的“昆明”人。史载永昌郡哀牢人中流行着“南中昆明祖（崇拜）之”的“九隆”神话，哀牢人当是“昆明诸种”之一，因其酋长名“哀牢”而称哀牢人。

司马迁“西征”时，只注意到滇池以西的“昆明”人，没有注意到滇池以东的“昆明”人。在“昆明”人分布的地区，往往留下“昆明”这个地名。三国时“丞相亮南征，诸县大相纠合，围（李）恢军于昆明”，这个“昆明”是在李恢由平夷（毕节）“案道向建宁（曲靖）”路上的滇东地区。诸葛亮“移南中劲卒青羌万家于蜀”。“青羌”与交纳赋税的“賁叟”不同，他们当是住于山区从事游牧的“昆明”人，而与住于坝区从事农耕的僇、叟人处于垂直分布状态。史载三国时云南郡有所谓“上方下方夷”，“上方夷”是山居的“昆明”人。《禹贡》中的“和夷”，意思是山坡上的民族，直到唐代，云南的乌蛮还是“谓山坡陀为和”。云南郡的“下方夷”当是唐初“洱河白蛮”的前身。西晋以后，朱提郡人大量西迁，滇东遂成为“昆明”人的主要聚居地区，由于在爨氏统治地区东部，后来称为“东爨”。

汉晋时期，活动于叶榆河（礼社河、元江、红河）西南的主要是百濮和百越族群。西汉时今滇西南的桐师（保山地区）与黔西滇东的夜郎同南越（粤）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从属关系。在“昆明”部落以西千余里有名为“滇越”的“乘象国”，其地在今腾冲及德宏地区。滇越人与后来从永昌和日南（今越南中圻）向东汉王朝进贡的掸人，都是今傣族的祖先。在保山地区还有同哀牢人交错居住的“闽、越、濮、鸠僚”等，闽即“闽濮”。后汉明帝时有“哀牢、僇耳、僇侥……诸种慕义贡献”。僇耳、僇侥也是濮人。在这一带还侨居着“僇”（缅甸）人和“身毒（印度）氓”。诸葛亮曾把永昌郡的濮人“数千落”移到云南郡，他们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失去了自己的特点。滇东南地区汉代属越人聚居的牂牁郡。蜀汉在原益州郡和牂牁郡连接地

带设兴古郡（今文山州、红河州和曲靖地区南部），居住在这里的有以百越的“鸠僚”（“仡僚”）为主，还有“其置自濮”人的“句町”等部落。诸葛亮曾把僚人数千迁往汉中。濮和僚是两个族，史载“建宁郡谈稿县（路南）有濮、僚，俭丘县（应在今罗平至富源之间）主僚”，两族虽然交错杂居，但不容混淆。

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语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边境的濮人和僚（越）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分化。

西爨是刘宋以后云南爨氏统治的西部地区，东起今曲靖，西至洱海以东，南达红河。在这一区域内主要居住着与乌蛮相对的白蛮。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越、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他各族（主要是迁入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文化较多的集团。所谓“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之余种也”，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等，都是白蛮的一部分，只是在某个时间阶段内，这些地区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之内，所以没有列入西爨地区。

东爨是爨氏统治的东部地区，相当于今昭通地区、贵州西部、曲靖地区，南达滇越边境。在这一区域内主要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所谓“昆明十四姓，称为乌蛮”。“乌”有黑的意思，彝语称“诺”（亦即古代若水之“若”）。在东爨地区的乌蛮，主要有“阿竿路”（今东川）、“阿猛”（今昭通）、“夔山”（今大关、镇雄）、“卢鹿”（今宣威及贵州水西）、“磨弥斂”（今宣威、曲靖）、“暴蛮”（贵州兴义、普安）等六个部落，加上四川凉山地区的“勿邓”，号称“乌蛮七部落”。

洱海周围地带也有许多乌蛮部落，但不在东爨的范围之内。乌蛮的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祖先。一部分由于地域分割和社会经济的不同特点，从分化走向定型，发展成为新的不同民族集团。一直住在滇西的“昆明”人，到唐朝初年成为六个乌蛮部落，称为“六诏”。六诏中的“越析诏”（宾川县）是今纳西族的一个部份。其它五诏是分布在今滇西的彝族先民。原属乌蛮的磨、些二部落，除在凉山附近的（如两林、丰琶、勿邓）仍然留在乌蛮之内，成为今天凉山彝族的一部分，而自三世纪就住在今四川盐源和沿金沙江两岸的丽江地区的那部分，发展成为单一的磨些部落，他们就是今天纳西族的先民。“傈僳”这个族名也出现了，他们可能是从六诏西北的“施蛮”发展而